

讨厌喧嚣。
喜欢喧嚣。
不知道什么是喧嚣。
这几种对待喧嚣之间的态度,看似有一定的逻辑,实则又没有一点逻辑。

这几种对待喧嚣之间的态度,看似是一种人生的成熟,实则又是一种并不成熟的表现。

说这也好,说那也罢,都不会影响的事实是,喧嚣始终活跃在我们身边,活跃在我们内心。

在我工作室的窗外,有一片工地。

白日里,那动静是粗糙而蛮横的:打桩机像一头患了心绞痛的钢铁巨兽,沉闷地、一下下捶打着大地的胸膛;钢筋与水泥的撞击,是冷兵器时代两军对垒的碎响;工人们偶尔的呼喝,则像钝刀划过粗粝的砂纸。这声响是有形体的,有重量的,甚至带着温度和尘土的气味。你嫌它聒噪,它便愈发地直气壮,不容分说地填满每一寸空气的缝隙。这是“可听的喧嚣”,你至少知道敌人来自何方,大可以关上窗,用一层玻璃给自己造一个脆弱的结界,或者,在心里暗暗地骂上几句,也算一种宣泄。

然而入了夜,工事停了,另一种喧嚣便浮了上来。

那是寂静的喧嚣。

先是一种极细微的、却又无所不在的“嗡”的底噪,仿佛这城市在轻微地耳鸣。而后,远处高架上永不停歇的车流,化作一阵阵潮汐般的叹息;空调外机单调的呼吸,起起伏伏;不知哪家未关严的电视,漏出几丝含混的、鬼魅似的笑语。

这时的喧嚣,失了白日的形体,变成一种弥漫的、氤氲的氛围。它不刺耳,却更缠人。它从窗缝里渗进来,甚至从你自己的血液里泛上来。

你无处可躲。

这时你才发觉,白日的“闹”是一种霸道的宣告,而夜的“静”却是一张温柔的、无所不包的网。

前者是拳脚,后者是内息。

这倒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的王子猷。

他住在空宅子里,便令家人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他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这个小故事向来被解作风雅,可我总觉得,那深夜对竹的啸咏里,未尝没有几分对抗寂静之喧嚣的悍然。

竹叶的飒飒,是他为自己生命调定的、属于自然的频率。他用一种清响,去平衡,去覆盖那无边的、空洞的静。

古人没有机器的轰鸣,但他们有更深的寂静,那寂静里,藏着宇宙洪荒的耳鸣,藏着生命本身的喧哗与骚动。

王子的竹,便是他精神的工地,一种主动的、优雅的“造响”。

如此说来,喧嚣大约也是分“体面”与“不体面”的。

机器的噪音,算是不体面的喧嚣,粗暴直接,目的昭然。而“风声、雨声、读书声”,则成了体面的喧嚣,因其有自然的韵律或人文的寄托,便被我们的心安理得地接纳,甚至吟咏。

我们用后者来抵御、或者说,来粉饰前者。我们津津乐道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却绝口不提,若真将他老人家窗外的牛车马嘶换成今日的柴油引擎与喇叭,那“心远地自偏”的功夫,怕是要更上十重楼阁方能修得。

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说:“站在岸上看船在怒涛中颠簸,或是立在悬崖边静观战场上的搏斗,会生出一种‘崇高的快感’。”

或许,当我们自身暂免于那最直接的喧嚣,而能将之置于一定的距离外“观瞧”时,那噪音便也成了风景,那骚动里,竟也能品咂出一丝关乎存在的、冷峻的哲理韵味。

细想,白日“可听的喧嚣”与夜晚“寂静的喧嚣”这双重的喧嚣,又怎么不是这时代粗重的呼吸与纤细的颤音?

在这无休止的声浪里,最终,我们都还是要回归到那古老而新鲜,被我们称之为“生活”本身的寂静。

盼一场雪(外一首)

□ 廖凡(重庆)

迎接雪花的洗礼
灵魂高扬
赴一场冰雪的盛宴
美好出窍
精灵伴梅香而舞
天地蓬勃生春
梅放无雪
趣味陡增
久居南方小城
下一场酣畅大雪
成为甜蜜的奢侈
大小雪天盼 冬至求
三九严冬还祈
想象花抚冰亲的童话
春天就会唱歌

春天随想

1.紫玉兰
点燃彩色的火苗
向春天表白

2.桃花
桃花咯血
爱情又瘦了一圈

3.李花
白里泛青
老家味道
村姑般羞涩

4.油菜花
打破油榨得多才好的铁律
今天
人们更钟情于金黄的花海

5.垂柳
换上春装 低下头
姿才丰 约更绰

6.樱花
你的风采
缘自没心没肺地喷放

7.黄葛树
俯下身子 再俯下
显影定格 咋成了父亲形象

3.望乡
一弯月
挂瘦了山水
肥了相思

魂归故里

故乡
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
那些欢腾乱跳的记忆
在窗前的大榕树下眺望
远航的游子
拥着思念的呓语喃喃
回到你青青的葡萄架下
眼前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条抖动着的树枝
真实地展现着亲切的美丽
那梦中熟悉的面孔如今已变得陌生

故乡
我的泪水已扑上了你的脸庞
你的每一种声音
都在我远航的征程中
传达一种颤栗的呼唤
我的灵魂又返回你庇护的港湾

故乡 在遥远遥远的地方
每天都有一片新的景象
故乡 在很近很近的心里
每天都有一种新的柔肠

十年前的借条(小小说)

□ 兰卓(重庆)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站在门口的中年男人有些局促,双手反复摩挲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阳光透过走廊的窗户,在他花白的鬓角镀了层薄金。

“我找杜警官。”他说。

“你是?有什么事?”杜宏起身微笑道。

“杜警官,是我……程华。”中年男人的声音有些颤抖,黝黑的脸上皱纹深了许多,像被岁月犁过的土地。他走进来,站在杜宏桌前,却迟迟没有坐下。

杜宏绕过办公桌,拉过一把椅子:“快坐。程华?我们认识吗?”

程华没有坐。他打开帆布包,取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躺着一张泛黄的纸条。塑料袋被细心地封了口,边缘已有些磨损。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纸条,双手捧着,像是捧着一件圣物:“杜警官,这张借条,我欠了十年啊!抱歉抱歉!”

杜宏愣住了。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将他带回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

那时,他刚调到派出所不久。报警电话响起时,他正在吃一碗泡面。纠纷发生在老街的出租屋,患病的年轻人小程意外损坏了邻居的物品。

调解室里,小程低着头,手指不安地绞在一起。旁边是他父亲程华,四十出头的年纪,工作服上沾着水泥灰。他不停地道歉,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

“一千五,一分不能少!”物主态度强硬。

程华的脸白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两遍,总共八十三块五毛。他抬头看向杜宏,一脸的绝望。

“我打零工,一天八十块……孩子这病,药不能断。”他哽咽道,“能不能……再少点?”

杜江看了看调解记录,又看了看缩在角落的小程。年轻人患有癫痫,发作时碰倒了邻居家的博古架,一件瓷器碎了。物主咬定,

瓷器是清代民窑,价值不菲。

“这样,我找个懂行的朋友看看照片。”杜江说。他认识博物馆的老李,便拍照片发过去。几分钟后,回复来了:“民国仿品,市价四百元左右。”物主还想争辩,杜宏正色道:“做虚假陈述要承担法律责任。四百块,合理价。”

最终,调解协议上写了四百元。可程华连这四百元也拿不出来。

“我明天一定借到……”程华声音发虚。

程华瞪大眼睛:“杜警官,这怎么行!我不能……”

“谁都有难的时候。”杜宏从钱包里数出四百元,递给物主。物主撇撇嘴,接过钱走了。

程华执意要写借条。杜宏找来纸笔,程华却红着脸说:“杜警官,我……我不太会写字。”

杜宏便代他写。写完,杜宏看着借条,心里起了“小心思”。他故意没在“出借人”后面写自己的名字,只留下空白。

“好了。”杜宏将借条递给程华。

程华指着空白处说:“杜警官,您的名字……”

“这就是个形式,你收好就行。”杜江把借条折好,塞到程华手里,“快带孩子回去吧,天冷。”

程华还想说什么,杜宏已起身送客。走到门口,程华突然转身,深深鞠了一躬。

“这些年,过得还好吧?”杜宏看着眼前那张泛黄的借条,轻声说。

程华眼眶红了:“前几年,实在是……”

小程的病需要长期治疗,程华打三份工,上午去工地,晚上看仓库,凌晨去批发市场帮人装卸货。有次累到眩晕,也舍不得去医院。

后来,小程病情稳定了,在社区帮助下学了修手机的手艺。去年,他们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个小维修铺,慢慢还了大部分欠债。

“抱歉啊,最后才来还你的。”程华从裤兜里掏出四张百元钞票。他仔细抚平每张钞票上细微的褶皱,双手递到杜宏面前。

杜宏没接。他看着那张借条,发现空白处已被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杜宏”两个字。字迹笨拙,但一笔一划极认真。

“儿子病好后,我让他教我写的。”程华有些不好意思,“练了好多次,才敢下笔。”

“其实,你不必……”杜宏话没说完,手已被程华紧紧握住。

那是一双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杜宏记得十年前握过这双手,那时冰冷、颤抖,满是裂口和老茧。如今依旧粗糙,但温暖而有力。

“当年杜警官垫付的岂只是四百元!”程建华哽咽道,“您垫上的是对我这个陌生人的信任,托起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小程序现在常说,要不是杜警官,他可能就自暴自弃了。是您让他相信,这世上有人愿意无条件帮他,他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杜宏眼眶发热。他从警二十多年,调解过无数纠纷,垫过钱的也不止这一次。有人还了,有人忘了。他从不计较,这是师父教他的:“穿上这身警服,心里装的就是老百姓,谁没有困难的时候?”

可当这份信任跨越十年时光,以如此庄重的方式回到面前时,他还是被深深触动了。

离开时,杜宏送程华到门口。阳光正好,院子里那棵老梧桐开始落叶,金黄的叶子缓缓飘下。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它也是这样飘着的。

“杜警官,您知道吗?”程华在门口转身,“那张借条,我常拿出来看。看它一眼,就觉得日子有盼头——这世上还有人相信我,我要对得起这份相信。”

杜宏回到办公室,打开抽屉,取出一个铁盒。里面整齐叠放着一些东西:一封封感谢信、几面锦旗、几枚奖章。他将那张泛黄的借条小心放入,盖上盖子。

铁盒不重,但他觉得,里面装着的是他以警来最珍贵的东西——不是荣誉,而是信任,在平凡岗位上收获的人间真情。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那个铁盒上,温暖而明亮。

青甘纪行(组诗)

□ 雁歌(四川)

过祁连山

像草原射出的一支箭,
笔直的公路,劈开羊群与花海,
一路向西,向西。

当黄昏垂挂天边,
我手握浑圆的落日,
驾着群山,在河西走廊狂奔。
迎接后退的天空啊,
是不慎遗落的一片暮色。

青海湖

银河掉落的一匹绸帕,
在人间铺展,让天空对折。

远古的潮汛从雪山探出头来,
油菜花点燃湛蓝的镜面。
鱼在天上飞,鸟在湖中游,
谁在辽阔之上,放牧不倦的白云?
谁在高原怀抱,洗亮人世的眼睛?

弯下腰,我试图拾取
那汪深不见底的高原蓝。远古的风
从祁连山吹来,绕过指间,
发出千年前,你路过的那声叹息。

在塔尔寺

一帧一帧长跪的身影,
被大金瓦殿的光芒折叠,拉伸。
白旃檀树叶,悬在檐角,
反复练习风的梵音。

十万浓荫,半墙碎影,
漫过泛黄的卷轴。
千年飞天舒卷的广袖,
轻轻托起一尊酥油花的慈悲。

钟声萦绕幻勒着寺院,一圈又一圈,
直至八座白塔的倒影,浮出掌心,
直至石头里的海,卷起褪色的王朝。
此时莲花山在我身后,收拢旷世喧嚣,
心中之莲,在万籁俱寂中冉冉升起。
如果,寺院的静寂是缓缓流淌的南川河,
而我的匍匐,不过是它偶然溅落的一滴浪花。

茶卡盐湖

是桑田渗出的一滴泪,
还是沧海凝结的一声叹?
那些被风雨反复磨洗的镜像,
深藏茶卡万载不眠的光芒。

我行走在天空的背面,
辨不清倒影与人间,
每一步都踩响地脉,
遍地碎银,眨着星星的眼。
阳光,盐雕,铭文,
悄然敞开我的心扉,
而风,这柄锈蚀的镰刀,
正把收割的云团,运送到港湾。

连绵的雪岭,像哨兵守护左右,
给天空之镜嵌上一道银色的防线。
我掬起一捧湖光山色,
在掌心缓缓摊开,就像摊开,
一粒被生活层层裹紧的盐。

嘉峪关

乡关何处,夕阳的余晖,
洒满瓮城的雄堞,箭楼,
风化的城墙,像钝拙的刀片,
一页页,切开黄昏的苍凉。

箭孔空悬,锈迹斑斑,
是岁月残缺的一枚古币,
还是铸剑为犁望穿烽火的双眼?
时光冷峻,马背上传来陌生的乡音。

你静卧西北,如一枚印章,
镇住丝路古长城千年的沧桑。
驼铃划破大漠,黄沙漫天,
“驰命走驿”“商胡贩客”,
让月光一针针,缝入塞下边关。

芨芨草,骆驼刺,昂起倔强的头,
一座钢城,以雪水淬火。

那披挂白银的走廊,
始终站在身后,
为你撑开绵延千里的臂膀。

七彩丹霞

电闪,雷鸣,如利爪撕破夜幕,
劈开大地的胸膛,
祁连山捧出十万肝肠,
泛滥的火舌,咬住一条条生命的脐带。

粗砺的风,抡起搬运沙砾的锉刀,
将沉睡的誓言,打磨成赭红色书卷。
当彩虹之手翻开陡峭的神谕,
凝固的血迹,满是岩石的遗言。

观光车碾过阵阵喧嚣,
我们站在观景台,
如一枚枚散佚的标点,
卡在大地斑斓的册页间。
耳畔传来,亿万年前的谶语,
仿佛群山蜕皮时,喊出的疼痛。

诗四首

□ 张方